

我的寶貝班

蕙欣是一位先天腦傷的女孩。成長過程中，蕙欣常遭人嘲笑、欺負，上帝卻讓她的爸媽找到醫治傷痛的祕訣——去愛一群特殊的孩子，同時教導其他人接納他們。於是他們創辦了寶貝班，譜寫出一首又一首動人的詩篇。

別讓失敗生出失敗

作者 / 明明

2007年，我的新書《萬中選一的祝福：她是我的寶貝》出版時，我邀請黃迺毓教授寫序。其中有段話，我一直存記在心，反覆思想。黃老師說：「汪媽媽這些文章讓我相信，父母的信心（faith）是孩子自信的（confidence）的基礎，如果父母缺少了對上帝的信心，無法信任上帝，也不相信上帝的愛，孩子即使表現得不錯，也很難有真正的安全感和真正的快樂。」

黃老師是著名的家庭教育專家，她憑著「專業敏感度」，一直密切留意寶貝班的發展。每次見到她，心中就湧出一股親切感。我深信那些話，是她的肺腑之言。奇妙的是，就在2008年近中秋時分，我人遠在馬來西亞為異客，上帝讓我刻骨銘心地經歷了這番話。



8月27日，我搭飛機由新加坡轉進南馬，之後在西馬短宣近一個月。短宣初期，外子與我們同行十天；而整個短宣期間，我的最佳拍檔是兩位「小天使」——弱智女兒蕙欣，以及寶貝班多重障礙生耀祺。此行是受林牧師的邀約，當日我抵達時，已近晚間十點。隔天林牧師帶我們去「笨珍」，探視他的姪女小宛。這女孩有自閉症，十六歲了，仍不會說話。一進入客廳，大夥便瞧見她躲在角落的地板上玩一個玩具時鐘，頭垂得好低，我們無法窺見她的長相。我趨前

與她握手，她依舊低著頭。我拿出預備好的小禮物，試圖吸引她抬頭，跟人打招呼。哪知，她的父母竟異口同聲說：「要她把頭抬起來，或者跟人打招呼，全都不可能！每天從早到晚，她的頭都是低低的，不理任何人！」

聽見「不可能」三個字，我滿臉驚訝。牧師解釋說：「最初大家都幫忙想辦法，可惜全都無效！久而久之，大家就『習慣』她那個樣子了。」牧師言之鑿鑿，我的心卻在痛，我好「不習慣」這樣子的「習慣」！

他們透露：「小時候小宛還會說話，去學校，老師不懂得教自閉生，同學又欺負她，後來就漸漸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……」。當心中的無奈累積到一定程度，父母只能被動、退縮地接受失敗與挫折，不知不覺，不健康的心態就傳給了孩子。

此時，心思敏銳的外子蹲下身去，指著時鐘的數字，要小宛將短針轉到他指示的數字上。外子反覆示範幾次，她仍不得要領，於是，外子請蕙欣與耀祺加入當小老師。兩個孩子想跟她拍拍手，她懶得動，外子就從後面拿起她的雙手，教導她如何跟人拍手互動。

她對此玩法似乎有興趣，我看她愈玩愈開心，順勢抓起她的手說：「走，我們去坐在椅子上。」同一時間，我拉起她的下巴，低垂的頭自然就抬了起來。我感到有點意外，她竟沒抗拒！無可避免的，我倆的眼神交會了。剎那間，她的父母目瞪口呆，茫然不知我們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女兒的反應又會是什麼？

牧師見狀，拿了一個大球給我們。我們靈機一動，把客廳變成寶貝班的教室。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！最佳鼓手耀祺就在現場，大夥邊唱歌邊打節奏，球面變鼓膜，我們使出渾身解數炒熱氣氛，不久，小宛竟高興地模仿我們。我乘勝追擊，要她離開椅子，大家手牽著手，圍個圓圈，在客廳跳舞。那是個嶄新的時刻，我們不在乎她的自閉，不在乎她不說話，我們只是不想被過去俘虜，不想活在失敗的陰影底下。

大家跳得汗流浹背，外子示意休息。小宛一回到椅子上，就躺臥起來，雙親將她扶正坐好。一會兒，她的頭又往下垂，外子立即拉高嗓門說：「記得！剛剛你的頭是『可以』抬起來的。」這話似乎帶著力量，她低垂的頭再次往上抬起。

我靠近她，問：「你喜歡汪媽媽嗎？」她一語不發。我不想原地踏步，於是換個方式問：「如果你喜歡汪媽媽，就用你的右手，來握著我的左手。」她聽從了！那一刻，我確信她渴望表達，她是願意改變的！

母親從廚房端來茶水，要給大家喝，外子趁機說：「媽媽好愛小宛，一直照顧你，走上前去，抱著媽媽說：『我愛您』！」她居然在眾目睽睽下，起身擁抱母親。雖然她沒開口說：「媽媽，我愛您。」但至少她已踏出得勝的一小步。外子樂極了，再補上一句：「那你也去抱爸爸一下！」她照樣順服了。

最後，我為小宛祝福禱告。離去前，牧師送上我的書，我提醒他們：「書後有蕙欣的歌唱CD，記得播放給孩子聽。」外子邀他們明晚去教會，聆聽我家的故事。我們與小宛的互動，不超過兩個小時，如此短的時間，她竟能改變這麼多。我忍不

住讚嘆：「祂是豐盛有餘的全能上帝！」

小宛的雙親並未出現在生命見證會的現場，我頗覺失望。一位與他們熟識的姊妹安慰我說：「他們被『挫折』奴役了十六年，長年在『曠野』流浪。他們需要『時間』，才會起身往前走。」回到台灣後，每次思念小宛，我的腦海就閃過黃老師的那段話：「如果父母缺少了對上帝的信心，無法信任上帝，也不相信上帝的愛……」啊！要救孩子，先要搶救他的父母，用神的話語，搶攻父母的思想。

經過這件事，我更能體會聖經所說的「堅固營壘」。那是一種錯誤的思考模式，把人捆綁在失敗的意識裡，不斷地在原地打轉。蕙欣滿二十三歲了，這些年來，挫折感如影隨形。我累過、哭過、也埋怨過，然而，我們家終究沒讓失敗生出失敗，我真慶幸自己能認識上帝，並且信任祂。

回想女兒的童年，她因先天腦傷，伴隨語言溝通障礙，直到國中仍求助於語言治療師。女兒快升高中時，我還曾經接到有人來電說：「我工作很忙，請蕙欣不要再打電話給我，我聽不懂她講的話……」。對蕙欣來說，用鼻子順暢呼吸是件難事，她只

能張口呼吸，又因氣管有問題，當她熟睡時，呼吸聲就顯得格外刺耳。除了我，沒有人會去夢想：她長大後能夠放懷高歌。唱歌的先決條件是：咬字清楚、鼻子能順暢吸氣、換氣。

蕙欣國中二年級動鼻子手術，之後開始拜師學唱歌。負面的話語接踵而至，幾乎沒有人對她懷抱希望。她的舌頭異於常人，如果要克服構音障礙、字正腔圓唱歌，就要比別人更辛苦地練習口腔、舌頭輪替、聽覺辨識和覆述等動作。爲了完全正確地唱出一個音，練習時間竟超過三年半。聲樂裡的「氣」十分抽象，如何教？真難爲老師。但我對主說：「『氣』是祢發明的，蕙欣是祢創造的，請祢在隱密處親自教導她。」

女兒二十歲，我們進錄音室，錄下她的年輕音色。讓人跌破眼鏡的是：許多人對我說：「汪媽媽，我們是爲了得到蕙欣的CD，才買下您的書。」報紙更稱：「身障女歌手譜出「唱」意人生，第一家庭天籟歌聲傳送愛。」啊！這遠超出我們所求所想。很少人知道，這顆「信心」的種子，早在蕙欣還不會站、不會說話時，我們就播在她的心田裡了。

舌頭轉動有問題，我們

就跟她玩伴鬼臉。從遊戲中，我們讓她體會那肉眼看不見的「氣」。小時洗澡，一家三人在浴缸前比賽吹紙船。天天買蛋糕，只爲讓她在歡騰的氣氛下，吹一種熄滅後會自動重燃的蠟燭。從一次吹一根到一次吹好幾根，從近距離到遠距離，不斷變換各種玩法。而在戶外，爸爸就折葉子做成樂器給她吹。

要怎樣才能擁有「嘹亮的聲音」？五歲前蕙欣還不會站，爸爸的手是女兒走路的腳，每逢假日爸爸辛苦抱她爬上山，在山上父女兩人對著山谷，盡情地喊叫，玩起「回聲」遊戲。

慢跑能增加唱歌的肺活量，偏偏女兒到了小學三年級，還不會跑步。腦傷造成她手腳不協調，同學笑她跑步像企鵝。全長四百公尺的操場，要「企鵝」跑一圈，簡直「不可能」。我們不肯接受這個不可能，特別爲女兒請來東海大學籃球校隊的阿彬哥哥，每天傍晚四到六點，我們在操場陪女兒練習跑步。先練習雙腳原地踏步、雙手前後擺動、及平衡感的訓練，再換成定點跑與折返跑。兩個月後，眾人目睹她一口氣跑完操場「十七圈」。大家直呼不可思議，但聖經說：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」

蕙欣的鼻子即或動過刀，

仍有一些先天的問題無法根治。有時鼻竇急性發炎，濃黃鼻涕倒流至喉嚨，因爲腦傷，致使她的吞嚥與吐出的能力更加薄弱，鼻涕在喉嚨總讓她驚恐萬分，那時她外出唱歌，我隨身攜帶沖鼻器待命。有時鼻瘻肉腫脹，她要用鼻呼吸就更加困難……。即使女兒的鼻子如此殘破，我仍深信祂的恩典夠我們用。我最了解蕙欣的身體狀況，每次聽她唱歌，我都感覺她在挑戰自己身體的極限。女兒的歌聲好似在述說：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……」。

蕙欣和小宛同爲特殊孩子，同爲上帝所造，兩人的命運卻截然不同。爲什麼？有句話說：「種下一個想像，收穫一個行爲。種下一個行爲，收成一個習慣。種下一個習慣，收成一個品格。種下一個品格，就收成自己的命運。」父母的信心是孩子自信的基礎。願全天下的父母都能認識上帝，並向祂支取信心，去愛你的孩子。 ❖